

叶灵凤随笔合集之二 · 陈子善编



文艺随笔

 文匯出版社

出版说明

叶灵凤是中国现代有特色的作家、翻译家、画家和藏书家。

叶灵凤 1905 年 4 月 9 日出生，江苏南京人。原名叶韞璞，后名叶灵凤，笔名佐木华、昙华、林丰、霜崖等。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5 年加入著名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为“创造社小伙计”之一，参与《洪水》半月刊的编务。次年又与潘汉年合办幻社，编印《幻洲》半月刊。1928 年主编《现代小说》和《戈壁》。三十年代初曾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后任现代书局编辑。1934 年曾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在此期间，还积极提倡新兴木刻运动。抗战爆发后赴广州参加《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39 年到香港定居，先后主编《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和《华侨日报·文艺》等刊。四十年代香港沦陷时期曾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抗日地下工作，五、六十年代曾回大陆观光。1975 年 11 月 23 日在香港逝世。

叶灵凤著译甚丰。早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以浪漫、唯美为显著特色，三十年代转向创作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心理分析小说，并在通俗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作过有益的尝试，著有短篇小说集《菊子夫人》、《女娲氏的遗孽》、《鸠绿媚》、《处女的梦》、《灵凤小说集》，长篇小说《时代姑娘》、《永久的女性》、《未完成的忏悔录》等。作品曾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但叶灵凤更为擅长的是散文，特别是书话的创作。他早期的抒情散文笔致细腻，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后致力于写作中外书话，坚持近四十年，形成

熔知识、见解和情趣于一炉的“叶灵凤体书话”，被海内外读书界公认为现代书话大家。生前出版有散文集《白叶杂记》、《天竹》、《灵凤小品集》、《忘忧草》、《晚晴杂记》，书话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等。逝世后由友人编选出版了《读书随笔》（增订三卷本）、《香港的失落》、《香岛沧桑录》、《香海浮沉录》、《花木虫鱼丛谈》、《世界性俗丛谈》、《叶灵凤书话》等。叶灵凤还译有《新俄短篇小说集》、《九月的玫瑰》（法国短篇小说集）、《白利与露西》（罗曼·罗兰著）、《蒙地加罗》（显克微支著）、《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故事的花束》等。

为了展示叶灵凤散文和书话创作的成就，征得叶灵凤家属同意，本社出版三卷本的“叶灵凤随笔合集”，收入叶灵凤生前编定的各本散文书话集和部分集外佚文。

本卷题为《文艺随笔》，内容如下：

一、书话集《读书随笔》，据 1946 年 3 月上海杂志公司初版本编入；

二、书话集《文艺随笔》，据 1963 年 10 月香港南苑书屋初版本编入；

三、1949 年以后在香港发表的集外佚文 31 篇。

本卷所收诸文改正了明显的误植，对内容和体例（包括当时的译名）则不作任何改动，部分文末所署写作日期也一仍照旧。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读书随笔

重读之书	3
作家传记	5
作家和友情	7
巴比尼的《但丁传》	9
关于短篇小说	11
身后之名	14
《米丹夜会集》	16
《摩西山的四十日》	19
可爱的斯蒂芬逊	21
谈普洛斯特	23
法朗士的小说	26
莫泊桑与佛洛贝尔	28
爱伦·坡	31
天才与悲剧	33
《猎人日记》	35
亚刺伯的劳伦斯	37
海涅画像的故事	40

略谈皮蓝得姿	43
歌德自传	45
文艺当店	47
屠格涅夫论写作	49
《死的跳舞》	51
割耳朵的画家	53
一篇小说题材	55
歌德的教训	58
左拉的技巧	60
乔治摩亚和三卷体小说	62
《大钱》	65
关于纪德自传	67
被禁的书	69
古书与“英科勒布拉”	71
纪德的《贖币犯》	73
《奥贝曼》	75
《黑暗和黎明》	77
奥尼尔	79
路德维喜的《歌德传》	82
叔本华的《妇人论》	84
乔伊斯佳话	87
沙士比亚先生	89
屋顶上的牛	91
鲁丧有感	93
谈翻版书	95
回忆《幻洲》及其他	98

记莫娜丽莎	100
书 痴	102
白 杨	104
书斋趣味	106
旧书店	108
藏书票与藏书印	110
冬天来了	112

文艺随笔

关于《伊索寓言》	117
褒顿与《天方夜谭》	125
《十日谈》、《七日谈》和《五日谈》	130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138
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	140
左拉和他的《卢贡·马加尔家传》	144
史蒂芬逊和他的《金银岛》	147
霍桑和动人的《红字》故事	151
莫泊桑的短篇杰作	155
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	159
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	164
诗人小说家爱伦·坡	168
巴尔扎克的《诙谐故事集》	172
拉封登的寓言	174
乔治吉辛和他的散文集	176
淮德的《塞尔彭自然史》	179

品托的《远东旅行记》	182
《猴爪》和三个愿望的故事	184
意大利的《笑林广记》	188
纪德关于王尔德的回忆	192
《贖币犯》和《贖币犯日记》	195
潘的性格和故事	197
歌德和席勒的友情	199
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	204
达尔文和赫胥黎	206
托尔斯泰夫妻失和的内幕	210
迦撒诺伐和他的《回忆录》	212
王尔德《狱中记》的全文	216
《循环舞》的风波	221
小仲马和他的《茶花女》	228
《茶花女》和茶花女型的故事	232
比亚斯莱、王尔德与《黄面志》	237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	242
《查泰莱夫人之情人》的遭遇	244
《查泰莱夫人之情人》解禁经过	251
后 记	256

集 外

歌德的一幅画像	261
郁达夫与王映霞	264
郁达夫的《迟桂花》	267

读《郁达夫集外集》	269
达夫先生的气质	271
达夫先生和吉辛	273
读《诗人郁达夫》	275
版画图籍的搜集功臣	277
西谛的藏书	281
死得瞑目的望舒	283
望舒和《灾难的岁月》	285
《堂吉诃德》的全译和望舒	292
萧红墓发掘始末记	294
寂寞滩头十五年	298
悼张光宇兄	302
夜雨悼家伦	304
白薇——我们的女将	307
袁牧之与辛酉剧社	309
乔木之什	311
爱书家谢澹如	313
老朋友倪貽德	316
读《韬奋文集》	318
曹聚仁先生和他的新著	321
《万里行记》的读后感	323
小谈林语堂	325
一个第三种人的下落	327
蒙田三书	329
《南星集》及其他	334
作家们的原稿和字迹	336

《阿柏拉与哀绿绮思》序跋	338
法国文学的印象	342

读

书

随

笔

重读之书

小泉八云曾劝人不要买那只读一遍不能使人重读的书。这是一句意味很深长的读书箴言，也是买书箴言。中国古语所谓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机械生产的今日，一个人即使财力和精力都胜任，恐怕也不能读尽所有的书，买尽所有的书。因此，我们在不十分闲暇的人生忙迫之中，能忙里偷闲，将自己所喜爱的读过的书取出重读一遍，实是人生一件愉快的事。

读书本是精神上的探险，尽管他人的介绍与推荐，对于一本书的真实印象如何，总要待自己读完之后才可决定。有些为一般人所指责的书，自己因了个人的特性或一时的环境关系，竟有特殊的爱好，这正与名胜的景色一样，卧游固是乐事，然而亲临其地观赏，究竟与在游览指南之类所得者不同。将读过的书重读一遍，正与旧地重临一样，同是那景色，同是自己，却因了心情和环境的不同，会有一种稔熟而又新鲜的感觉。这在人生中，正如与一位多年不见的旧友相逢，你知道他的过去，但是同时又在揣测他目前的遭遇如何。

有人说，与其读一百部好书，不如将五十部重读一遍，因为仔细的将已经获得的重新加以咀嚼，有时比生吞活剥更有好处。

但可惜的是,人生太短,好书太多,我们遂终于在顾此失彼之中生活,正如可爱的季辛所慨叹:

“唉,那些不能有机会再读一遍的书哟!”

季辛所惋惜的,不仅是**可以重读**,而是**那少数的可以百读不厌的书**,因为他接着又说:

“温雅的安静的书,高贵的启迪的书:那些值得埋头细嚼,不仅一次而可以重读多次的书。可是我也许永无机会再将他们握在手里一次了;流光如驶,而时日又是这样的短少。也许有一天,当我躺在床上静待我的最后,这些被遗忘的书中的一部会走入我彷徨的思索之中,而我便像记起一位曾经于我有所助益的朋友一样的记起他们——偶然邂逅的友人。这最后的诀别之中将含着怎样的惋惜!”

在这岁暮寒天,正是我们的思念旧友,也正是我们重行翻开一册已经读过一次,甚或多次的好书最适宜的时候。

作家传记

近来养成了读传记文学的习惯,先后读了左拉,屠格涅夫,王尔德,斯蒂芬逊,和两种歌德的传记;一种是英国女作家爱略亚特的丈夫勒威斯的一部最早的歌德传,一部是新派传记作家路德维喜的作品。

新派传记和古典传记的区别,是在前者搜集一些新材料,根据自己对于这位作家的认识,用一种小说的手法去描写;文字生动,叙事活泼,而且好作翻案议论,使人读去颇感兴趣。古典派传记则文字难免沉闷,但对于事实的叙述则极正确,不推想,更不武断,于材料方面比较可靠,不过遇有足以补救疑问的新材料发现时,这却只能让新派传记专美了。

罗曼罗兰曾写过悲多汶,米勒,弥盖郎琪罗等人的传记;但他的传记作法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与其说是关于他们生活的记叙,不如说是作者对于他们的理解。近代著名的新派传记作家,法国如莫洛亚,他写过拜伦,雪莱,及英国几个政治家的传记,材料新颖,文字轻松,简直可以当小说读了。德国的当代传记名手是路德维喜,他写了歌德传,又写过拿破伦,俾斯麦等人的传记。用着日尔曼人治学的精湛,再加上他深邃的见解,对于

他的传记中人物心灵的解剖，路德维希可说是无匹的。以“基督传”驰名的意大利作家巴比尼，他的近著《但丁传》，似乎没有他过去的传记那样成功。这也难怪，因为愈是熟悉的人物，愈难写得动人。

读作家传记，不仅可以增加对于那位作家和作品的了解，而且可以从其中获得许多可贵的教训。在我近来所读的几部作家传记中，只有歌德是个锦衣玉食，始终是一帆风顺的高贵作家，然而他却是得天独厚，具有一般人所不及的丰富天才和精力的人，在文学史上，仅是一人而已。左拉始终在努力，早年为了生活奋斗，中年以至于死，都为了正义在奋斗，连死后的葬仪还引起了反对和拥护者的冲突。王尔德在死后遗下了一个“唯美派”的头衔，但在生前所遭遇的社会压迫和生活贫困，只有读了他的传记以后才了然。至于屠格涅夫，则仅从他的作品上也可看出，这位时代巨人的思想上是如何的苦闷了。

作品是作家的生活和才能的产儿。贫弱的修养和贫弱的生活当然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品，这是不移之论。

作家和友情

都德在他的《巴黎三十年》的回忆录中,曾说起他和佛洛贝尔,左拉,龚果尔,屠格涅夫等人的友谊。当时侨居巴黎的屠格涅夫,正是他的知友之一。他们几人每天在一处晚餐,喝咖啡,谈论文艺和人生上的一切。屠格涅夫始终向都德表示着最亲切的友谊和热情,但是当屠格涅夫去世之后,都德无意从他友人的文字中,发现屠格涅夫始终瞧不起他,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都德很伤心,他感喟地说道:“我始终记着他在我的家里,在我的餐桌上,怎样温柔热情吻着我的孩子们的事,我还收藏着他写给我的无数亲切可爱的信件。但在他的那种和蔼的微笑下却隐藏着这样的意念。天哪!人生是怎样的奇怪,希腊人的所谓‘冷酷’这字是多么真实哟!”

这种友情的幻灭当然使都德很伤心,但在屠格涅夫方面,却并无他的不是处。因为他将友情和作品分离了,他对都德,甚至对他的孩子们有友情,但是不满意他的作品,所以才在背后说出那样的话;如果不是为了友谊屠格涅夫也许当面就向都德说了。这样一来,都德早就和屠格涅夫绝交,也不致有死后这样的幻灭了。

本来，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作家像猫，他始终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它的同类，一面轻视，一面又在嫉妒。我们很少发现同时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们的友谊。即有，也都是为了利害相通和门户之间的暂时的结合，一到了彼此无所利用的时候，就分道扬镳，甚或互相诋丑了。“文人相轻”这诚然是一句刻薄话，但也是事实。每个作家如果都写日记，一旦将这些日记披露出来，我相信将成为一部空前未有的奇书。

法国的龚果尔兄弟就曾写下了一部这样的日记。他们将毕生的心血都花费在记叙他们同时代作家的一切上。这日记不仅包括当世文坛上的人物，而且还牵涉政治人物，一切秘闻丑史，都详细的记载着。这日记只发表了九卷，其余未发表的，根据大龚果尔于一八九六年临去世时遗嘱，要在他去世二十年以后才可发表。这日记的原稿由龚果尔学院封存着，但到了一九一六年左右，遗嘱上以规定的二十年的期限终结的时候，他们推举了两位代表将这日记审查一下，是否可以发表。这两位代表回来后噤若寒蝉，只是摇着头说：为了免除诉讼、暗杀、自尽、伤心，以及社会上其他的不安起见，这日记最好要再隔一世纪始能发表。日记的内容如何，从这情形上就可想而知了。

据说鲁迅也有记日记的习惯，直到病倒在床上还继续未辍。我相信，鲁迅的日记如果一旦一字不改的被发表起来，那些自命为鲁迅的朋友们更不知要如何的伤心了。